

《淳化阁帖》纵横谈

古 新 墨 研

仲威 沈传凤 著



《淳化阁帖》纵横谈

古新研



仲威 沈传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仲威,沈传凤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9
ISBN 7-80678-153-6

I. 古... II. ①仲...②沈... III. 汉字-碑帖-研究-中国-古代 IV. J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075 号

责任编辑 / 林国华
技术编辑 / 吴 放
装帧设计 / 程 钢

书 名 / 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
著 者 / 仲 威 沈传凤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社 址 / 200001 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
开 本 / 787×1092mm 1/16
印 张 / 8
印 数 / 0001-5000
出版日期 /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78-153-6/J·84
定 价 / 25.00 元

序 一

作为全国最大的省市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书1300万册，其中尤以170万册古籍图书名扬海内外，此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碑帖拓片15余万件，几乎涵盖了
中国石刻资料的全部，其中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的就多达200余件，堪称“碑帖博物馆”。而馆藏善本碑帖中尤以法帖著称海内外，诸如宋拓《郁孤台法帖》、《宝晋斋法帖》、《凤墅帖》等等皆为传世孤本，煊赫名迹。2002年国家级出版项目《中国法帖全集》一书所收的18种宋刻丛帖中，上海图书馆的藏品就占了7种。

《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丛帖，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圣经”，它主宰了中国书法近千年的发展方向。上海图书馆藏有宋拓《淳化阁帖》卷九，是“阁帖”著名传本之一。2000年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发现宋拓《淳化阁帖》（存卷一至卷八，并卷十），经鉴定此九卷与上海图书馆藏第九卷同为一套。此套“阁帖”的璧合是当年帖学界的重大发现。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金从美国成功购得安思远所藏《淳化阁帖》传世最佳善本，成为今年帖学界乃至文物界、文化界又一盛事。

为了达到“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奋斗目标，上海

图书馆在文化传承、知识导航、信息服务、图情研究等领域中不断开拓创新。上海图书馆的碑帖工作者在对馆藏碑帖积极进行抢救整理的同时，也认真从事碑帖专题研究工作，数年来已经出现了一批喜人的成果，其中对“阁帖”研究颇见功力。本书作者仲威同志系碑帖研究课题组组长，自1998年起就潜心对《淳化阁帖》进行综合研究，发表了有关“阁帖”论文多篇。2002年，他应邀出席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淳化阁帖》刊刻1010年学术研讨会”，并作《宋拓泉州本淳化阁帖》主题演讲。今年，又与其助手沈传凤撰写了《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一书，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系统地梳理了“阁帖”的传承与版本的演变，全面展示了“阁帖”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帖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吴建中

2003年8月25日

序 二

宋淳化三年（992）汇刻的《淳化阁帖》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无可否认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五点：一、“阁帖”是目前实实在在地可以确认的中国丛帖之祖。二、“阁帖”保留了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大量重要作品。三、“阁帖”所收晋以后的书法艺术作品，反映了晋人生活、习俗，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四、“阁帖”行世以后，宋代的翻刻本已有三十多种以上，历元、明、清以来的各种再翻本不计其数，由于受“阁帖”的影响，从宋代开始亦掀起了一个“阁帖”系统以外的汇刻丛帖高潮，而明、清两代刻帖之风愈盛，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传播。五、宋代从欧阳修的《集古录》开始，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评论“阁帖”的优缺点，米芾的《法帖题跋》、黄伯思的《法帖刊误》更是比较尖锐地抨击了部分舛误。从宋陈与义的奉敕校释至清王澐的《淳化秘阁法帖考证》，迨至现代，先后参与研究的学者不下百人，从“阁帖”是否丛帖之祖、其内容有否从原迹钩摹上石、有否翻刻以前石本、是上石还是刻木，乃至内容的舛误、文字的释读、各个覆刻本的传承关系以及由“阁帖”影响而出现的各种刻帖的研究等等，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学科——“帖学”。清乾嘉以后帖学渐衰，期间程文荣的《南邨帖考》虽然未及刻入“阁帖”内容，但确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近人林宰平先生的《帖考》更

是一部综合历代、历家著述观点的帖学汇考。1961年陈叔通先生将宰平先生的《帖考》手稿携来，希望在沪出版，先师徐森玉先生命我以他的名义多方奔走，囿于当时的环境而未能如愿，《帖考》的手稿置我案头半年以上，其内容之丰富、考订之周详，读之使我终身受益。1962年徐森老作一短序后，连同原稿退还北京。此后由启功先生任主编、王靖宪先生任副主编的十七卷本《中国法帖全集》的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今年4月上海博物馆在市领导的支持下斥巨资将传世最善本“阁帖”四册（卷四、六、七、八）收归祖国，以及将其复制出版，显示着中国文化史中帖学这一独特学科的复苏。

仲威先生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供职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1995年开始从事馆藏碑帖的整理研究工作，七、八年来经其寓目的碑帖达11万余件，勤奋好学，博闻强识，已有多种论著行世。其新著《古墨新研》深入浅出，综述阁帖之源流，考订周详。此书之面世，必竟有俾于帖学之传播。仲威君索文于我，聊赘数语以为序。

汪庆正

2003年8月27日

目 录

001	前 言
007	“阁帖”的编纂与刊刻
015	“阁帖”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
023	“阁帖”的宋代翻刻本与帖学研究
037	“阁帖”的主要明、清翻刻本
059	“阁帖”的著名传世善本
077	泉州本“阁帖”著名传世本举要
087	附 录
119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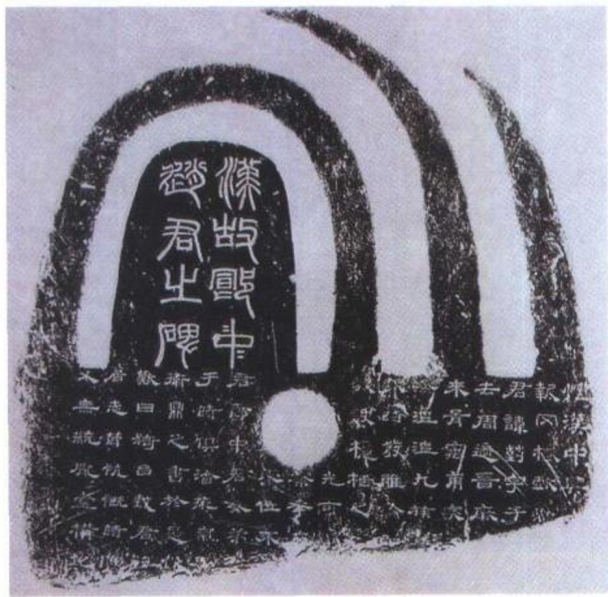
前言

说起碑帖，人们往往会将它与黑底翻白的古代书法拓片或者这些拓片的印刷复制品联系在一起。从通俗意义上来说，这个印象也可以过得去，但如果严格地说，“碑”和“帖”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碑”是古代文字铭刻的一种形式，从形式上来看，它与甲骨、金文、陶文、钱币文等，除了字体的差异外，主要在于铭刻载体的不同，碑铭是刻在石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碑”大多指刻有标志性或纪念性文字的竖

石，但先秦时期最早的碑其实是没有文字的，仅仅是一种竖立在地上的柱表，有的碑用来观察太阳运行以辨别时间，有的碑用来系牲口，用途最广泛的是设在墓地上的碑，是用来牵引绳索引棺下葬的。现存东汉石碑的碑首大都还保留着圆形的“穿”，就是延续穿绳引棺的旧制。这种设在墓地的碑也并不一定是石制的，有相当数量是木制的，1986年在陕西凤翔的秦公大墓墓道中就曾发现了四座木制的巨碑——当时引棺入墓的辘轳基座。先

秦时代镌刻纪念性文字的石刻还不称为“碑”，而直接称为“刻石”，如秦始皇的“泰山刻石”等。大约在汉代，逐渐有利用这种墓碑刻字竖立在墓前作为纪念的，但现



现存东汉石碑的碑首大都还有圆形的“穿”，就是延续穿绳引棺的旧制。“穿”边上的石刻图案称为“穿”，这是模仿下棺引绳摩擦的痕迹，后来碑首的蛟龙等图案就是它的变形。

存西汉时代的有字石碑仅11件,且形制不一。东汉初期的墓碑“易木为石”,而且形制逐渐完善,致使大量铭刻文字留存后世(现存东汉碑石有160块)。此外,从汉代以来还有将典籍刻在石上以求长久保存者,儒家、道教和佛教都有这样的石刻经典,这种铭刻文字一般称为“石经”。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人们曾采用捶拓技术复制铭刻文字,由于拓制的对象大都是碑,所以这类拓片习惯上也可以称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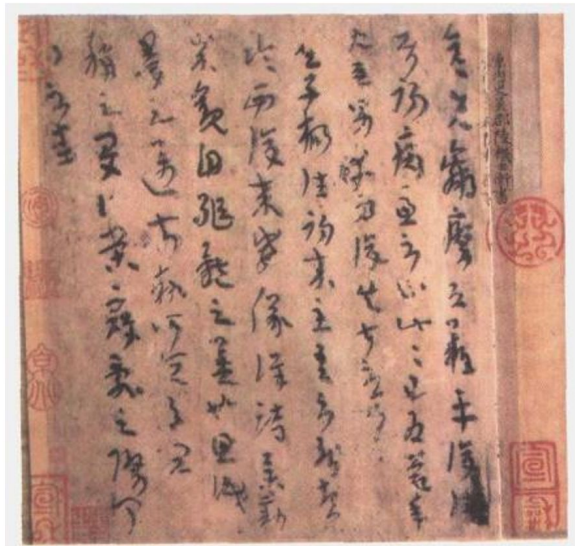
“帖”的原义是指在文书卷子上作标题(签)的帛书文字,故“帖”字从巾。后来“帖”的涵义又引伸为小件墨迹(通常书写于纸、帛、素等)。魏晋以后直至唐代,“帖”才被泛指为士大夫收藏的名家墨迹(或称为“法书”)。大约在五代时,出现了专门将名家墨迹刻于横石之上,并制成拓片装裱成册,供人欣赏或临摹的做



从汉代以来还有将典籍刻在石上以求长久保存者,一般称为“石经”。

法。北宋初更大量出现了丛帖、汇帖、集帖、单刻帖等,刻帖风靡一时。因

为要用来传拓,刻帖的文字均为阴刻正书,所以唐以前所称的“帖”(法书)是黑字白纸的真迹或真迹摹本,而宋以后所称的“帖”则是白字黑纸的拓片。这一作为刻帖拓片的“帖”的含义被历代普遍接受,并成为帖学研究的核心。明、清以后“帖”的涵义再一次扩大,用来泛指从石刻上传拓下来并装裱成册的拓本文字。如大家习惯称某人临摹《九成



唐以前所称的“帖”(如图示的陆机《平复帖》)是黑字白纸的真迹或真迹摹本。



宋以后所称的“帖”（如图示的上海图书馆藏的《淳化阁帖》）大都是白字黑纸的拓片。

官》帖、某人临习《多宝塔》帖等等，其实《九成宫》、《多宝塔》皆为唐代名碑并非刻帖。“帖”的这一层涵义虽不科学，却为世人广泛沿用。清末随着石印等复制、印刷技术的传入，“帖”的涵义又一次扩大，凡有关法书、拓片的照片及印刷复制件统统被称为“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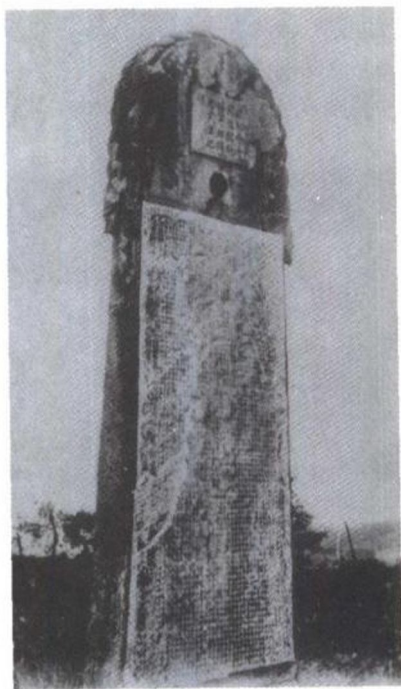
那么“碑”与“帖”究竟怎样区分呢？有人称碑为竖石、帖为横石，或谓碑多石刻、帖有木刻等等，就连一些碑帖玩家亦无法说清。其实“碑”与“帖”的主要区分在于：

（1）功用的不同 碑以实用为主，主要目的是记事（纪事、祭祀、颂德等），希望通过碑刻将所述事迹流传后世；帖以艺用为主，主要提供临摹书法的范本，目的是通过刻帖将书迹传播后世。

（2）内容的不同 帖多简札、诗文手稿，内容庞杂，形式多样；碑则有相对固定文体形式，如铭、志、牒、传、记等。

（3）书体的不同 刻帖主要为了

迎合公众提高实用书写水平的心理，兼之行草、小楷为日常所必需，所以历代刻帖书体多为行草、小楷；碑刻文字则多选择庄重的篆、隶、楷（行草较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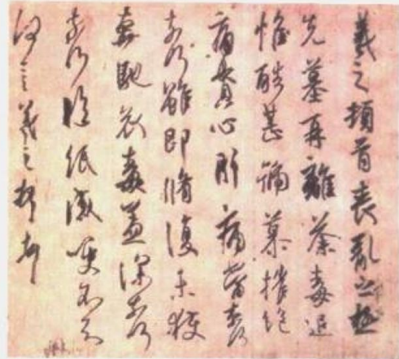


碑多为高大竖石，有碑额，碑座。

(4)形制的不同 碑多高大竖石，有碑额、碑趺（或称“碑座”），多正反两面书刻，甚至四面刻、环刻；帖多横石（约一尺高，二、三尺宽），由于帖石一般镶于庭院、厅堂壁间用来展示，所以多单面刻。套帖、丛帖因为所刻帖石众多，一块接一块，一般在每块帖石的起首处刻有卷号、版本号，以防编次错乱。

(5)上石方法的不同 碑多书丹上石，即书家用朱笔直接书写于碑石上。帖则需摹勒上石，先将油素纸覆于名家墨迹上，用墨笔钩摹文字轮廓，再在油素纸背面用朱墨钩摹，两次钩摹（单钩）文字轮廓的工序称为“双钩”，然后再将双钩后的油素纸覆在涂过浓墨的青石上，或用卵石研磨或木锤隔毡敲打，将油素纸背面的朱笔轮廓线压粘至帖石上。如此复杂的上石过程，是为了使刻帖的效果尽量忠于原作。

(6)刻法的不同 帖多忠实于原迹，以书迹传真为主，而碑在这方面则顾及较少，尤其是六朝石刻与原迹出入较大（如近年出土的高昌砖志，



唐代将钩摹的墨迹复制品（如图示的王羲之《夷乱帖》）称为“搨本”。

一半已刻好，一半尚是朱笔未刻，二者迥异）。帖多按书写笔迹先后刊刻，力求还书迹本来面目；刻碑则一般为流水作业，先统一刻竖画，将全碑竖画刻完，然后统一刻横画，依次进行。

碑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碑帖的拓片、拓本，而非原刻木石。所谓“拓本”又称“蜕本”或“脱本”，因拓片从金石上象蝉蜕一般被揭下，故名。印刷术发明以前，拓片是长期实用的最有效的复制文献的手段。据史料记载，南朝梁时就有拓片运用，现存最早的拓片为唐拓《温泉铭》。此外，我



这是宋以后所称的“拓本”（器物全形拓），不再像唐代那样区分“搨”、“拓”。

们把从金石上复制文字或图案的技术称为“捶拓”，而唐人复制名人法书的技术称为“响搨”（唐人的“响搨”技术今已失传，大致情况可能是用透明的蜡纸覆在法书原件上，映照着窗外的阳光仔细钩摹，“响”指映着阳光，

“搨”指照样描摹）。唐代将钩摹的墨迹复制品称为“搨本”（黑字白纸），宋、元以后则“搨”、“拓”不分。

据文献记载，刻帖之事在五代就有了，但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丛帖则首推下面主要论述的《淳化阁帖》。

「阁帖」的编纂与刊刻

编刊概况

《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丛帖。宋初，太宗赵光义（976-997年在位）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等墨迹作品，于淳化三年（992）摹勒上版，“淳化”是摹勒刊刻的时间，“法帖”是说它足以作为学书的法则，兼之书法作品都出自皇宫秘阁，故《淳化阁帖》又称“淳化秘阁法帖”，或简称为“阁帖”、“官法帖”、“法帖”。



《淳化阁帖》编纂的发起者宋太宗赵光义。

《淳化阁帖》共十卷，收历代书法作者102人，计184版，420帖，2287行。如此规模的一部汇帖，在当时是颇费人力、物力的。光是为了存放从各方采集的帖源，太宗就专门建置了秘阁，《宋史·太宗纪二》载：“（淳化三年）辛亥置理检司，甲寅诏作秘阁。……八月戊辰以秘阁成赐近臣宴。”而对帖源的收集也是多渠道、多方面的，大致有官方搜集、民间求购和内府御藏三个方面，据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载：

太平兴国二年十月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于是荆湖献张芝草书、漳州献唐明皇所书《道林寺王乔观碑》、袁州献宋之问书《龙鸣寺碑》，三年九月辛亥升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诏开封府及诸道转运，遍下管内州县搜访钟繇墨迹，听于所在进纳，优给缗贯偿之，并下御史台告谕文武臣僚，如有收者亦令进纳。是岁镇国军节度使钱惟演以钟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迹凡七轴献上。（太平兴国）八年，秘书监钱昱献上钟繇、王羲之墨迹八轴，十月越州以王羲之画像并其石砚来献。雍熙二年三

月，殿直潘昭庆献上唐人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墨迹三本。

一方面皇帝诏令各州县进纳，于荆湖、袁州、潭州、升州各地得历代名迹，自钟、张、二王以下者甚夥；另一方面，皇帝还鼓励百姓献出私人藏品，官府给予奖赏。此外，还有部分墨迹来自宋人继承的南唐、吴越国内府珍藏，《宋史·南唐世家》称：“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谓李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之旧物。’”除此之外，宋太宗还向士大夫家借帖书。在收集帖源的同时，皇帝复召集十余名宫廷书者在后殿摹习钟繇、王羲之书，最终合内府所藏500余轴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等以枣木镂版刻成《淳化阁帖》十卷（也有的说是勒石，因“阁帖”原本已不存，前贤记载又各执一辞，所以有关《淳化阁帖》究竟是勒石还是刊木的聚讼由来已久，此处仅从通行的说法）。

从以上得知，《淳化阁帖》主要是



“阁帖”中有部分墨迹来自宋人继承的南唐、吴越国内府珍藏（图为南唐后主李煜）。

据墨迹摹勒而成，可是也不尽然。米芾《书史》中说道：“右军《此郡帖》刻于《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其中“十卷”系指“阁帖”，而王羲之的《此郡帖》就收在“阁帖”卷八。可见“阁帖”也不全由墨本摹勒而成，还杂有碑本。

《淳化阁帖》最初的拓本是采用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拓的，刊成后宋太宗非常高兴，马上就赐宗室大臣一本，自此凡遇上大臣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的就赐一墨本，不久就不再赏赐了。所以在北宋时“阁帖”已然十分稀贵了。正因为如此，宋代翻刻的“阁帖”就有三十多种，而其原本也因墨色的深淡、字画的肥瘦、银锭纹的有无而有先后之分。黄庭坚（山谷）说：“当时用歙州贡墨模打则色浓。”李简庄称：“用李廷珪墨，后用潘谷墨则色淡。”这是墨色浓淡之分。李氏又说：“初时版完好不用银锭，后来版渐坼裂然后用银锭。”这是银锭纹有无之分。黄山谷谓“墨浓则瘦，墨淡则肥”，这是字画肥瘦之分。所以，一般对宋代原刻本的判断是以墨浓、字瘦、无银锭纹、澄心堂纸拓者为先，墨淡、字肥、有银锭纹、金箔纸拓者为后。

帖目及内容

《淳化阁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收汉至唐帝王19人，计50帖；第二卷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收汉张芝至唐薄绍之等67人，计114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收苍颉至唐张旭等14人，又无名氏法帖6